

第一章 穿書要改命

薛引璋睜眼，看到的是松花色玫瑰纏枝帳幔，大雪嚴寒的空氣中飄散著特意燃起的蘇合香——她胸悶，發冷，又因為反覆嘔吐無法飲藥，大夫吩咐醫娘燃蘇合香，好歹舒緩一些不舒服。

四品黃門侍郎家的八小姐，自然是要好好照顧的。

薛引璋從小健壯活潑，騎馬射箭不輸族兄族弟，薛家上上下下沒想過她第一次生病就這樣來勢洶洶，原本以為只是風寒，結果兩三天就倒下了，精神雖然還可以，但因為無法飲食，身子自然虛弱下去，生母薛二夫人汪氏都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。回春堂的歐陽大夫天天來薛府給薛引璋針灸，燻藥，心裡想著這八小姐可得好好的，不然別說薛家以後不找他，自己的金字招牌都要砸了，一個小風寒竟鬧了半個多月，說出去多不好聽。

說起這薛引璋可是有點玄妙的——她出生時薛老太爺只是從六品的國子監丞，以白身出身的進士來說，官路是十分順遂了，但有一點就是子嗣不太好。

薛老太爺畏妻，並無貴妾姨娘，二子一女皆是髮妻全太君嫡出，孩子少是少了點，但勉強還行，就這樣十幾年過去，孩子都長大了，長子薛光宗娶妻，次子薛耀祖也跟著娶妻，女兒薛甄出嫁。

雖然說生子生女要看菩薩的意思，但怎麼也沒想到薛光宗妻妾加起來七個孩子都是女娃，這下別說薛光宗心裡嘀咕，就連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有點生氣，他們家奉公守法，初一十五還吃素呢，菩薩怎麼不給個兒子呢？

於是等到次子薛耀祖娶妻汪氏，汪氏開始顯懷時，別說闔家上下了，就是族裡那些老得不行的長輩都在看著，伯祖父年紀都一大把了還親自來了兩趟，殷殷交代汪氏一定要生個男孩子才行。

汪氏一個年輕媳婦，不敢說自己能，也無法說不能，只能含糊的恭敬回答，「曾侄孫媳婦一定盡力。」

「不是盡力，要跟老夫保證。」伯祖父都快八十了，講起後嗣，中氣十足，「這樣老夫死了看到長輩，才能給個交代。」

汪氏聽得壓力很大，但也無可奈何。

八月十五那天早上，汪氏開始有生產的徵兆了，不只是丈夫薛耀祖關心，就連下朝的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出現，晚一點薛光宗的妻子柳氏也來了——她雖然不想看弟妹生孩子，但丈夫逼她表示關心，她也不得不出現，嘴上說著希望弟妹一舉得男，給薛家添香火，內心巴不得汪氏也生女娃，大家都生不出兒子，那就都一樣了。

汪氏快中午時開始肚子痛，到了晚上已經痛到忍不住哭泣，顧不得從小汪家教導的體面，不斷嚎叫著肚子疼。

時間就這樣過去，轉眼夕陽漸沉，轉眼明月升起。

當時院子除了薛老太爺，全太君，薛耀祖，柳氏之外，還有不少僕婦丫頭——大黎國多年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即使只是六品門戶，過得也非常富貴，二夫人要生孩子，那是多大的事情，有點臉面的都站著等呢。

就在這時候，伺候全太君的葉嬤嬤突然驚叫，「哎呀，那是什麼鳥？」

雖然已經入夜，但十五的月亮又大又亮，眾人一下看到汪氏屋頂的燕尾脊上停著一隻大鳥。

全太君定睛一看，拍手，「是公雞，好兆頭。」

「恭喜老太爺，全太君，二夫人這胎一定是公子。」葉嬤嬤拍馬屁，「今日是中秋團圓夜，菩薩送小公子來跟爺爺奶奶團圓呢。」

柳氏覺得這馬屁拍得也太過，但身為七個女兒的生母嫡母，在這個家說不上話，別說在婆家抬不起頭，回娘家母親也責怪自己沒用。

就在這時候，燕尾脊上那隻大鳥突然開屏，明亮的月色下展示了七彩的鳥羽，眾人這才看出原來不是雞，是孔雀。

全太君更激動，「雄雀才開屏，好兆頭，二媳婦這胎一定是男孩，我們薛家要有人拿香了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產房傳出嘹亮的嬰兒啼哭。

全太君更喜，「聲音這樣大，一聽就是男孩。」

在眾人殷殷期盼下，格扇推開了，吳產婆尷尬的說：「恭喜薛老爺，全太君，得了個孫女。」

二十幾人的院子頓時鴉雀無聲，只有柳氏暗暗高興，心想二弟妹，妳人真好，跟我們一樣都生女兒，這樣就不會只有大房挨罵了。

薛老太爺哼了一聲，拂袖離去。

全太君也掩飾不住難受，一刻鐘之前還滿臉企盼，現在卻突然老了幾歲，整個人攤在圈椅上動彈不得。

薛耀祖的情緒起伏倒沒那樣大，他跟汪氏自幼相識，婚姻雖然是水到渠成的結果，但夫妻和睦，加上第一次當父親，因此並沒有失望的神色，只是產房汙穢，現在還沒收拾，自然不好進去看妻子。

這是薛家第八個小姐——實在沒什麼好希罕，薛老太爺，全太君連看都不想看，連命名都沒有。

洗三那天也很潦草，葉嬤嬤對嬰兒洗三駕輕就熟，連請外面的婆子都不用，要送去汪家的雞肉，酒，油飯自然一併弄好，派人快馬送去汪家了，左鄰右舍自然也都拿到一份。

雖然已經是八月，天氣微冷，但洗三那日太陽卻出奇的大，也沒什麼風，感覺暖洋洋的，整個人都舒服起來。

汪氏跟薛光宗貼身的婆子丫頭都說，八小姐性子真穩，小嬰兒第一次洗澡一般是要哭的，八小姐只顧著打呵欠。

汪氏十月懷胎，對這女兒十分喜歡，看她的鼻子眼睛，身為母親，內心是說不出的柔軟，對著丈夫薛耀祖說：「真是奇怪，這孩子出生前，我每晚都跟神佛祈求，是個男孩，雖然上天沒讓我如願，但現在抱著她，我是真心感謝菩薩讓這孩子來我身邊。」

薛耀祖看著女兒也露出笑意，「女娃也挺好的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突然有人推開格扇，闖入的是薛老太爺身邊的林管事。

薛耀祖十分不滿，這林管事沒先敲個門，也太沒禮貌了，正想出聲責罵，卻見林管事連連拱手。

「二爺恕罪，二夫人恕罪，老太爺請兩位快些去老太爺的書房，貴客等著，對了，記得帶上八小姐。」

葉嬤嬤好奇心起，又自恃自己是全太君的信賴之人，於是開口，「老莊，什麼事情倒說個清楚，不然等八小姐洗完再提。」

林管事跺腳，抹抹額頭上的汗，「唉，不行，葉嬤嬤妳知道那貴客是誰嗎？是皇太后身邊的法華師太。」

眾人聽到「法華師太」這四個字，都是大吃一驚。

法華師太是玉佛寺住持的師姊，一心修行，因此沒接住持之位——住持要應酬香客，半隻腳也是踏在塵世中。

法華師太每旬都會在大殿中講經，哪怕是達官貴人的眷屬也得乖乖排隊才能進入大殿，在那大殿上有一品太師夫人，有販夫走卒的妻子，真正的眾生平等。

一堂經一個時辰，聽完的人都如醍醐灌頂，心靈平靜。

法華師太今年已經九十歲，也只有皇太后能請得動她入宮開導。

但真正讓她受人敬仰的原因是，三十年前京城暴雨，不過短短一夜，水深及腰，多少人親眼看見法華師太在大雨滂沱中念經三日，這才使得大雨停歇，人民得以喘息。

薛光宗跟汪氏一聽是法華師太，震驚不在話下——就算皇帝本人出現在薛家，他們都還沒這樣驚訝。

汪氏反應極快，拿起棉布巾把女兒擦乾，又包上小襁褓，「夫君，這是難得的緣分，我們快些去請法華師太賜福給小八。」

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還沒賜名，就只能先起個小名了。

薛耀祖這才回過神來，「對，趕緊，請她老人家保佑小八平安長大，將來嫁得如意郎君。」

夫妻倆抱著孩子，由林管事在前，幾個貼心的僕婦跟著，最後則是太過好奇忍不住跟上的葉嬤嬤。

薛老太爺的書房一般人不能進入，就連汪氏嫁入薛家快兩年，這也是第一次踏入公公的書房。

雖然是秋天，但院子仍然綠意盎然，汪氏卻沒心情欣賞，心裡只想著這樣難得的機會，自己一定要替小八把握。

她要她的小八歲歲平安，一生順遂。

林管事開了格扇，夫妻倆抱著孩子踏過門檻，原本以為屋裡氣氛應該很嚴肅，沒想到卻是一種溫和的氛圍，讓人瞬間放鬆。

薛老太爺滿臉喜色，全太君更是笑容藏不住，另一位坐在太師椅上的人就是傳說中的法華師太吧。

看起來好年輕，一點都不像九十歲的人，且她不是那種高冷無法親近的出家人，

是真正有修為，普渡眾生，慈祥和藹的出家人。

汪氏心裡緊張，但看到襁褓中的女兒，又想這是難得的機會，母親一定給妳求一些福氣，法華師太是侍奉菩薩的人，能得她老人家幾句祝福，將來牛鬼蛇神都不敢過來。

汪氏抱著女兒過去正想行禮，卻見法華師太站起，伸出雙手，「這就是八小姐吧。」見法華師太竟是要抱女兒，汪氏喜心翻倒極，連忙把孩子遞過去，「還請法華師太賜給這孩子幾句話。」

薛老太爺跟全太君原本也看不上這八孫女，但這樣一個神仙般的人物在八孫女洗三這天上門，還主動說要見，內心自然不敢怠慢，連忙跟著站起來。

法華師太一臉溫和笑意，「這孩子起名了嗎？」

薛老太爺不好意思的說：「還沒，朝中事情太多了，在下最近有點忙……」

法華師太也沒拆穿，只是笑著說：「那貧尼仗著自己多活幾年，給八小姐起個世俗名字吧。」

這下別說薛耀祖跟汪氏了，就連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吃驚。

薛老太爺畢竟在朝為官，反應最快，「這……這麼大的福分，這……晚生替孫女多謝法華師太厚愛了……」

全太君是農婦出身，不知者無畏，於是開口懇求，「師太，老婦人的婆婆去年走了，婆婆最在意的就是香火問題，她老人家總怕將來我們薛家只有孫女，沒人點香，她會找不到去西方極樂的路。師太，我大字都不認識幾個，可是婆婆對我很好的，我想跟婆婆說一句，我們家有男孫了。」

薛老太爺大急，能請法華師太賜名已經是很大的榮幸，怎麼還求了起來，世外高人又不是廟裡的神佛，哪能讓人求什麼的。

正想說些什麼，又看法華師太並無不悅，他當下便把制止老妻的話吞下去——眾人都以為他畏妻，其實不是，他多年苦讀，全氏一個人侍奉公婆，務農賺錢供他讀書，還要照顧孩子，他對妻子很感謝，總是給她顏面，畢竟如果對不起這樣的妻子，那是白讀聖賢書了。

法華師太看著懷中的嬰兒，和藹一笑，「既然老太太這樣說，那八小姐就叫做『引璋』吧。」

汪氏聽了內心喜悅，可比大房那些來兒，亭兒，招兒好多了。

全太君雖然不懂「引璋」是什麼意思，但看到丈夫、兒子、兒媳神色喜悅，也知道是好名字，便說：「多謝法華師太，老婦人大膽問一句，我們家這丫頭是不是八字挺好？師太上門，老婦人又高興又惶恐，覺得機會難得，又怕招待不周。」汪氏真的見識到婆婆厲害，很多事情讀書人想得明白，但顧慮太多，不好意思開口，婆婆倒是開門見山。

法華師太微微一笑，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八小姐是有佛緣的，前日貧尼隱覺得星象燦爛，打探一番才知道薛家有新生兒，這孩子雖然才剛剛出生，但已經看得出眉目清朗，與一般嬰孩大不相同，老太爺，老太太，好好栽培這孩子，將來能享福。」

薛耀祖跟汪氏本來就沒那樣重男輕女，此刻聽得如此更是大喜過望。

法華師太說現在的世道比她年輕的時候好上很多，勸慰薛家的人敞開胸懷，女孩也是很好的，有些話她不能說得太明，但將來能撐起薛家的，只怕還是八小姐。說完這些，她看了看天色就告辭了。

全太君是非常想留法華師太——她早已悄悄讓人去叫大媳婦柳氏過來，柳氏也不知道在耽擱什麼，一直沒出現，這多好的機會，就這樣沒了。

法華師太走了。

汪氏抱著小引璋，喜笑顏開，「引璋這名字不難寫，又好聽，以後帶來的弟弟也是青年才俊，不會是紈褲子弟。」

薛老太爺跟全太君此時看著小八，神色已經完全不同——大黎國這麼多年來，曾經有兩次缺糧，菩薩都是透過法華師太的夢境轉達給人世，大家提前囤糧，這才熬過飢荒。

薛老太爺知道大戶人家起落不過是轉眼，可能十年前還好好的，生了一個敗家子，然後大族沒落，也有那種家道中落的貧戶出了個才子，轉眼間家族又在京城呼風喚雨——他們薛家人口雖多，但入朝的只有他這個老父親。光宗，耀祖，資質平庸，如果小八真有造化，能嫁個郡王縣子，或者……薛老太爺一凜，不敢再想下去，但內心突突跳，平靜不下來。

就在這時，柳氏匆匆忙忙進來，「法華師太，法華師太還在嗎？信女想求子嗣興旺……」

全太君氣得要死，「現在怎麼可能在，剛剛去哪了？老莊去了扉霞院，我就讓老林上妳那去了。」

柳氏知道自己錯過好機會，不禁扼腕。

今早她想著雖然小八洗三，但公婆都不在意呢，難得入秋後天氣這樣暖和，忍不住帶了幾人上街溜達，去玉軒樓吃了桂花涼糕，掌櫃的說在別的季節只能用乾桂花，只有這時節能用新鮮桂花，可難得了。

又品了上好的雀舌，江南的茶園一年產二十斤，掌櫃說「是薛大夫人來，我們小店這才拿出來，不是錢銀的問題，您是雅人，懂茶」。

一陣吹捧下，柳氏暫時忘記沒兒子這件事情，開開心心回了薛家，这才知道自己錯過多好的機緣。

法華師太到薛家賜福的事情沒能瞞住，太多人看到了，再來，這麼光榮的事情當然要炫耀啊，就連薛老太爺都裝作無意的說了好幾次，家裡小八有佛緣呢。

說來也真神奇，薛引璋幾個月大的時候，汪氏又懷孕了，全太君免不了一陣讚美，說她是好媳婦。

然後大房兩個姨娘也接連有了好消息。

隔年夏天，薛老太爺往上升了一級，他任國子監丞已經超過五年，朝廷百官眾多，皇上本來也沒怎麼想起他，這幾個月因為薛引璋的事情，倒是有幾次主動讓他開

口說話，也許是這樣留下印象，太學博士致仕的時候，皇上開恩讓他補上了，不再是從六品下，而是正六品上的官員。

薛家上上下下都很高興，怎麼看薛引璋都是福氣，全太君甚至想起薛引璋出生那夜，燕尾脊上的孔雀開屏。

汪氏十月懷胎，小寒前有了生產的徵兆，當時薛引璋已經能說上一些話，大人拚命教她說，是弟弟，弟弟要來了，娘親要給引璋添弟弟。

所以今日在外等待的時間，薛引璋問：「弟弟什麼時候出來啊？」

大人都笑著說，快啦。

真的快了，汪氏的哭聲越來越大，痛徵明顯。

吳產婆給薛家接生過八胎，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高興，打開格扇，大吼一聲，「恭喜，薛家喜得少爺！」

全太君一聽，一馬當先衝進產房了，旁邊薛老太爺咚了一聲，卻是往後昏了過去。

薛耀祖連忙大叫，「爹？快點，去請歐陽大夫，爹，您醒醒？」

吳產婆的助手姜婆子可有經驗了，過來對著人中又捏又掐，幾下子薛老太爺就醒了過來。

薛老太爺喘著大氣，揪著薛耀祖的衣領，十分激動，「是兒子沒錯吧？是兒子對嗎？」

薛耀祖著急，「爹，您別激動——」

「是不是兒子？」薛老太爺更激動了，深怕自己是作夢。

薛家第一個男孫，大名很簡單，薛平安。

城北的人都說薛引璋果然是有佛緣的，不但給親娘帶了弟弟，大房兩個姨娘先後產下的也都是兒子。

薛老太爺一個從兄聽得這些，把懷孕的嫡長孫媳婦梅氏送過來薛家住，說要沾沾喜氣，他們家雖然有男孫，但只有一個，還是個庶出，太少了，薛引璋既然能帶來弟弟，帶帶其他人說不定也可以。

梅氏除了是薛家媳婦，娘家祖父是太學助教，跟薛老太爺是朝堂相見的關係，有這兩層緣由，加上梅氏懂事，在薛家也過得挺自在。

薛引璋嘴甜，總是說「從伯母小心點，別顛著從弟弟」，這話聽在連生兩女的梅氏耳中說不出的舒服，幾個月後肚子疼，果然順利生下嫡子。

梅家送了一個紅擔的禮物給薛引璋，汪氏卻不敢拿，說都是自己親戚，哪能收禮，一個要送，一個不收，後來葉嬤嬤給了主意，把那紅擔的禮物換了錢，捐給玉佛寺，給兩家的孩子祈福。

薛引璋就這樣慢慢長大，只有薛耀祖跟汪氏偶而會喊她小八，其他人誰不恭恭敬敬喊一聲八小姐。

法華師太那日雖然沒透露太多，但薛老太爺聰慧，全太君多年持家，對金錢還是有一定的敏感度，他們的茶莊，棉莊收成一年比一年好，每次都多個幾車，十五年下來，已經足足多了幾成。

薛老太爺又高昇了，從五品的大理正，正五品的國子博士，等薛引璋十六歲時，

已經是四品黃門侍郎。

薛家十五個孩子，八個女兒，七個兒子——薛引璋出生後，都是弟弟了，就連子嗣不太順利的柳氏都在七八年前生了一個男孩薛平席。

這樣的小姐，求親的自然踏破門檻。

連薛家已經出嫁二十年的姑奶奶薛甄幾次回來，都想讓自己兒子毛錦娶了這有福氣的侄女，好讓自己能在婆家站得更穩。

但是別說汪氏不肯，薛耀祖也不願意，薛引璋琴棋書畫都擅長，又生得玉軟花柔，夫婿自然要是人中龍鳳，薛甄膝下那個毛錦懶惰蠢頓，十七八歲了連秀才資格都沒有，怎麼配得上他的小八。

薛甄見弟弟拒絕，轉而把主意打向全太君，又哭又求又鬧，各種撒潑打滾，全太君捨不得女兒這樣，但薛老太爺說過，小八的婚事由他作主，自己就算是親祖母也別想插手。

薛老太爺最看重的第三代雖然是長男薛平安，但他總也記得當年法華師太說的「將來能撐起薛家的，只怕還是八小姐」，早早便認定小八不能隨便嫁。

薛引璋十六歲那年的中秋，適逢三年一次的宮宴，她進了宮，寧遠長公主所出的定福郡王對她一見鍾情，當面就跟皇上舅舅討了婚事。

薛家上上下下都傻眼，但皇上當年能在廝殺中登上大寶，固然有一半是靠自己，另一半靠的可是親姊寧遠長公主以及姊夫驃騎大將軍。

公主子女一般是沒有封賞的，但因為寧遠長公主厥功至偉，讓她的長子是世襲罔替的定福郡王，次子是志遠縣子，並不是一般皇室女眷那麼簡單。

更別提定福郡王從小跟宣王一起長大，而宣王是少數能在御書房說話的親王——文武百官見到定福郡王，比見到一品太師還要恭敬。

皇上心情很好，面對寵愛的外甥求親，當下就問了，「薛天養，你覺得朕的外甥可配得上你的孫女？」

薛老太爺哪敢說不配，連忙下跪，「是臣孫女的榮幸。」

「那婚事就這樣定了？」

「臣謝皇上厚愛，謝郡王厚愛。」

寧遠長公主不愧是當年能扶持弟弟上位的人，當下就笑著說：「那備嫁一年，明年中秋過門吧。」

定福郡王十分高興，「多謝舅舅，多謝母親。」

一年說長很長，但要備嫁卻是不夠，汪氏是什麼都想讓女兒帶去定福郡王府，但準女婿是從一品郡王，並不是正一品親王，嫁妝不宜太多，皇上幾位公主出嫁也才一百二十抬，一個四品官的孫女總不能越過公主。

而家裡人忙碌籌辦婚事，當事人則是忙著培養感情。

大黎國風開放，定福郡王跟薛引璋既然已經訂親，便開始通信，定福郡王甚至會上薛家拜訪。

定福郡王儀表堂堂，出身尊貴，薛引璋不過是十六歲的小姑娘，越跟準夫婿相處越喜歡對方，覺得真是一門好親事。

隔年的八月十五，薛家熱熱鬧鬧的送薛引璋出嫁。

真的像法華師太說的，她是菩薩關照的人，婚姻生活順遂美滿，雖然偶有一些小糟心，但比起閨閣時期的朋友，她已經好過太多。

兒子滿月時，定福郡王帶著他們母子上玉佛寺還願，薛引璋覺得自己過得很好，什麼也不求了，太貪心可不是什麼好事情。

後來薛引璋常常想，如果德王不造反就好了。

皇帝雖然對後宮拎不清，但朝政並無大錯，大黎國又多年風調雨順，富庶安穩，德王怎麼會以為自己能有所成？

德王雖然殺了皇帝父親，短暫的登基，但才沒幾個月就被仁王絞死在宮中，已故莊敬皇后所出的仁王登了大寶。

德王跟仁王都要喊寧遠長公主一聲姑姑，正常來說誰當皇帝都沒差，但是差就差在薛老太爺做了傻事——德王為皇時，為了討好新皇帝，以陳太傅為主的十幾個官員要求拔除幾位親王的爵位，降為庶民，誅殺子嗣，使其無後，這樣以後就再也沒有作亂的可能，德王一脈就能安安心心當皇帝。

德王當面斥責了陳太傅一千人，說都是兄弟，他起兵只因為皇帝糊塗，寵愛朱充媛，朱充媛在後宮對繼后宋皇后不敬，對四妃不順，朱家親戚在朝堂上甚至敢動手打人。

德王說：「朕不是為了當皇帝，是怕後人非議先皇，這才起兵。拔除兄弟親王位分，乃至於絕其後之事不要再說。」

只能說陳太傅不愧是老油條，一眼看出德王真正的想法，率領著包括薛老太爺在內的一群人跪在御書房前懇求。

後來德王「不得已」只能勉強答應——大黎國再無親王，只是多了幾個無子無孫的富貴老人。

可誰也沒想到不過幾個月而已，早先逃出的仁王率兵攻入皇城，德王的龍椅都還沒坐熱，人頭就被掛在城牆上了。

建議誅殺親王眷屬的陳太傅，薛老太爺一千人自然受到了究責，當初在御書房跪過的都賜車裂，家屬流放三千里。

薛引璋因為已經出嫁且是郡王妃，得以逃過一劫。

但人人知道她的出身，定福郡王為了跟新皇表示忠誠，把她送往玉佛山常伴青燈古佛。

因為時間漫長，薛引璋開始研究起法華師太遺留的書簡，並從中悟道，在三十歲那年絞掉長髮，正式出家，成為一代佛學者，開始南來北往，誠心佈道，對佛學知識的南移有著莫大的貢獻，成就法華師太口中的佛緣——全書完。

薛引璋躺在跋步床上，深秋的空氣都是蘇合香的味道——原來穿書是這麼回事。

當初在圖書館拿這本《薛引璋傳》只不過是因為主角跟自己名字一樣，看完時也沒特別感想，就是覺得古代女子生活十分壓抑，婚約還是父母之言，媒妁之命，

定福郡王說得好聽，一見鍾情，但不就是見色起意嗎？書中女主角連他都不認識，婚事就定了，皇上開了金口，無法反駁。

還有，古代女子的希望也真簡單，只要丈夫給自己幾分面子，自己膝下有兒子，那就代表好命，無法理解。

雖然一樣叫做薛引璋，可是台北的薛引璋並不覺得書中的薛引璋很幸福，甚至後來成為佛學大師，受到萬人景仰，還是很可憐，她被家族拋棄了，並不是自願追求佛法的。

但也許因為名字一樣，她連續一兩晚都夢見自己在古代睜眼，總是恍恍惚惚，看到丫頭大喜過望的表情，說：「八小姐，您醒了。」

喔不，我要睡了。

就這樣幾次，最後一次怎麼樣看見的都是松花色玫瑰纏枝帳幔，而不是上鋪貼著偶像海報的木板。

一次，兩次，幾次，她不死心的睡睡醒醒，就這樣好幾天，終於認了——她，台北的薛引璋，穿到這本人物傳記裡了，成為書中的薛引璋。

二月的寒冷天氣，書中的薛引璋就是在今年中秋入宮，定下婚事後開始走向悲慘人生。

早知道這樣，她應該把書仔仔細細翻閱，好避開一切的禍害。

身為一個看過無數穿越小說的現代人，薛引璋還是有點邏輯能力的，首先讓身體好起來，然後中秋那天早上想辦法讓自己裝病，就能理所當然避開婚事了。

話說回來，穿越書中也不是沒有好事，薛家富貴，雖然因為身體不舒服無法飲食，但這被窩舒服得不行，外面大雪紛飛，屋內有暖石也不冷。

繡墩上兩個丫頭正在繡花打發時間，一個叫做桃紅，一個叫做柳綠，都是忠心丫頭，她在書中跟現代之間短時間來回幾次，桃紅跟柳綠每一次反應都很大，殷殷期盼著她醒來。

格扇咿呀一聲開了，兩丫頭立刻放下繡繡迎上去，異口同聲說：「奴婢見過二夫人。」

薛引璋知道這是汪氏了——自己這身子的生母，在大黎國最愛她的人。

將來這個錦衣婦人會被公公連累，死於流放途中。

自己既然穿書而來，成為書中的主人翁，就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。

算算德王起兵不過也就三四年時間，所幸她還能想辦法避開禍端——因為家裡在她出生後蒸蒸日上，還有法華師太認證，薛引璋在這個家一向能說上話。

她可以的，雖然她還搞不懂穿書是怎麼回事，但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不是隨遇而安，是要逆天改命。

她，二十一世紀的雜食主義者，絕對不出家，肉這麼好吃，她捨不得放棄。

隨著格扇關閉，吹進的冷風又停止了。

汪氏脫下披風，在暖石邊烘了烘手，這才走到床榻邊。

薛引璋已經醒一陣子，只是沒出聲，桃紅跟柳綠不知道，現在看她睜眼，兩丫頭臉上都出現高興的表情——八小姐這幾日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多，歐陽大夫說了，

是好事。

汪氏在繡床邊坐下，看著女兒的病容，滿是憐愛，「胃口可好了些？早上的干貝粥喝了嗎？」最後一句話是對著丫頭詢問的。

桃紅連忙回答，「八小姐喝了幾匙，另外吃了幾片蘋果。」

汪氏露出一點高興的樣子，「雖然還是太少，但比起之前飲食不思，倒也還行，歐陽大夫醫術還是不錯的。」

桃紅聽了想笑，之前八小姐病情沒起色，二夫人說起歐陽大夫都是直呼其名，跟二爺的交談都是「歐陽錄到底行不行？不行我們換個大夫」，「歐陽錄不是自稱妙手回春嗎，怎麼璋兒一個風寒都看不好」，八小姐這兩天有起色，二夫人又改口「歐陽大夫」。

「璋兒可得多吃點。」汪氏伸手摸摸愛女的頭髮，「藥補不如食補，生了病更要多吃，這才能好起來。」

薛引璋看著汪氏一臉關切，內心想著原來這就是母親看女兒的神情——她在育幼院長大，沒有家人，也不懂所謂天生的羈絆，但說來也奇怪，她不過跟汪氏四目相對，就瞬間懂了真的有些感情是不求回報的。

汪氏看著她的神情滿是心疼跟溫柔。

薛引璋從沒有被這樣看過，心裡有一股奇異的感覺，暖洋洋的散到四肢百骸，不知道怎麼的就脫口撒嬌，「母親揉揉我的背。」

汪氏微笑，「都這麼大了還撒嬌。」

雖然是這樣講，還是伸手進入繡被中揉了起來。

薛引璋前世生活了二十二年，從不知道被揉背是這種感覺，雖然跟汪氏是第一次見面，但她並不覺得彥扭，反而覺得很親近。

她好像……找到了真正的母親。

桃紅見狀笑說：「八小姐現在精神好，再喝幾口粥吧，奴婢溫在爐子上呢。」

汪氏點點頭，「去拿來。」

然後薛引璋就第一次享受到被母親餵食的滋味——其實她體力還可以，但從沒有人這樣對她，她就是很想被寵愛。

只不過喝進幾口粥，汪氏看她的樣子好像她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一樣，滿滿的鼓勵，「璋兒這樣就對了，多吃點，就算是大冷天要吃龍蝦鮑魚，母親都給妳弄來。」

薛引璋心想，為了不想出家，本來就要設法讓薛家避開禍事，如今她更覺得要保住她的家人——育幼院出身的她一直嚮往家庭，薛家有薛老太爺，全太君，大伯夫婦薛光宗跟柳氏，七個從姊，四個從弟，然後是她所在的二房，爹娘薛耀祖跟汪氏，嫡弟薛平安，還有兩個庶弟。

她在一部熱門漫畫的討論區裡，看到很多讀者說不懂其中一個反派角色為何那麼執著於那些假家人，明明都是假的，但該角色卻一直自欺欺人，那就是父親，母親，手足，要一起吃飯，要父慈子孝，要兄友弟恭。

但她懂，尤其在發現自己穿書到一個大家庭後，從什麼都沒有到什麼都有，會讓

人瘋狂想保住這一切。

渴望親情的人身邊出現了能承接親情的對象，只會覺得高興，她不想一個人。

雖然不明白為什麼老天這樣安排，但她還挺開心，她在現實世界沒有牽掛，但這裡有很多家人，既然她知道薛家會有什麼災難，身為一個能說得上話的嫡孫女，嫡女，她要讓薛家這艘大船轉向，避開風雨，朝和平的海面前進。

Crescent